

書

#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

## ○詞學儒臣

### ○曹子建

曹植字子建年十歲能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操嘗視其文謂為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操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操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故操特見寵愛後征孫權使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

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操狐疑幾欲以爲太子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操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而植醉不能受命乃悔而罷之丕篡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并就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王粲○并建安諸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邕倒屣迎之粲至年幼容狀短小旣至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歸曹操操辟粲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操置酒漢濵粲奉觴而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

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而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用其豪傑及平江漢引其賢儁置之列位海內回心望風願治三王之舉也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善屬文

舉筆便成時人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
加也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
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
與丕植友善幹清玄體道大行修備建安中曹操特
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爲
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
將並使引兵內向欲以劫太后琳諫曰易稱即鹿無
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
大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

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爲亂首矣進不納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爲檄以侮操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也使與瑀並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

起曰此愈我病又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
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操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
損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楨各被辟用瑀以
十七年卒粲以二十一年從征吳道病卒幹琳瑒楨
二十二年卒觀曹丕書與元城令吳質及典論論文
可見矣潁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又善蒼雅蟲
篆許氏指初平時客荊州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
甚敬異之遣詣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未與談時天
暑植呼常從取水澡訖傅粉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

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於是乃着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之優劣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所宜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焉陳留路粹十九年轉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儁也今覽王徐阮陳路

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余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贛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于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可壯觀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瑒弟璩璩子貞亦以文章顯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華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晉篡位、拜黃門侍郎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數歲拜中書令、吳滅、封廣武縣侯、華名重一世、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而荀勗自以大族恃恩憎疾之、出華都督幽州諸軍事、未幾朝議欲徵入相、而馮紞又害之、故終武帝之世、華只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華爲太子太傅與王戎裴楷何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駿誅、楚王

瑋稱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華白帝曰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之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瑋誅華以功拜侍中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郎初趙王倫爲鎭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故以梁王肜代之倫既還諂事賈后因求爲尚書令華與裴頠固執不可時華見劒穿屋而飛莫知所向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栢舍監省日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折勸華遜位不

從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夷三族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善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載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之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

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故以作鮓相獻耳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示雉側果有蛇蛻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于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方強盛華以爲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豫章人

雷煥妙達緯象華要煥宿獨其登樓仰視煥曰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在何所煥曰在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遂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劍光彩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皆怪以爲神物也遣使送一劍並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可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

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劒寶愛之嘗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土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復合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劒倍益精明華誅失劒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劒行經延平津劒忽于腰間躍出入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劒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遂失劒雷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父抗卒機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機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十年乃述其祖父功業作辯亡論二篇太康末機與弟雲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內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付廷尉賴成都王穎收理之得減死徙邊

還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不從成都王穎勞謙下士機感全活之恩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事之穎以機參大將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鄉人孫惠勸機讓都督于粹機又不從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屢譖害之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及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遂大敗死者如積初宦人

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録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超機又不能用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又爲書與玖言機持兩端及戰超不受節度輕兵獨進而没玖疑機殺之遂譖機于穎言機有異志故穎發怒使牽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黒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着白帢與秀相見因與穎牋極其悽惻乃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年四十三二子蔚

夏亦然是日昏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云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後葛洪著書以爲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其弘麗妍贍美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

〇左思

左思字太冲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故因以爲氏焉父雍官至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

又學鼓琴瑟皆不成雍謂其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也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得一句即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思自爲不謝班張而時未之重思聞安定皇甫謐有高譽乃造而示之謐大稱善遂爲之序繼而張載劉逵衞瓘張華等經學名公咸其稱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有作與弟雲撫掌笑曰此閒

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也及賦成機歎服自以爲不能加焉齊王冏命爲記室辭不就終于家

○謝靈運

靈運玄之孫也靈運與顏延之皆爲江左第一議者謂靈運縱橫俊發過延之而深密不如誠然乎否靈運以見愛從叔謝琨襲封康樂公性豪侈好鮮麗車服衣物多改舊制宋受命靈運爲太子左衞率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好非毀執政司徒徐羡之等患

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肆意遊遨徧歷
諸縣動踰旬朔在郡一周稱疾去以父祖葬始寧縣
有故宅及墅乃移籍會稽修理舊業與隱士王弘之
等放盪為娛每有詩一首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及
徐羨之等誅乃徵為秘書監令撰晉書未就遷侍中
靈運工書作文竟便自寫故文帝稱為二寶每自以
名輩應參時政王曇首殷景仁等名位不踰而並見
任遇于是稱疾不朝穿池種竹驅課公役無復期度
出郭游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文帝不欲

傷之但諷旨令自解靈運乃表陳疾得假東歸而游
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為御史中丞傅隆奏免時元嘉
五年也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共為山
澤之游惠連有奇才不為其父方明所知靈運初去
永嘉還始寧方明時為會稽靈運造方明見惠連又
見何長瑜在惠連所乃語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
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尊長餉以下客之
食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我便其載去既因祖父
之資生業厚甚奴僮衆多義從門生數百鑿山浚湖

功役無已每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一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太守王琇大驚以爲山賊也會稽太守孟顗素爲靈運所輕嘗語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會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顗言此湖近郭水物所出百姓惜之既不得回踵復求始寧休崲湖又執不與而奏言靈運有異志靈運乃馳詣闕自陳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更以爲臨川内

史而靈運在郡游放不異永嘉又爲有司所糾文帝

乃遣收之于是靈運遂舉兵反詩曰韓亡子房奮秦

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禽送廷尉廷尉

論斬帝愛其才降死徙廣州後獲同謀者乃詔于廣

州棄市臨刑歎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

既迫霍生命亦殞時元嘉十年也年四十九

○顏延之○劉穆之附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

飲酒不護細行宋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時尚書令

傳亮自以文義爲一時之選而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甚疾之徐羡之等亦疑延之爲同異少帝即位遷始安太守領軍謝晦謂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矣黄門郎殷景仁曰人惡俊異世疵文雅無足怪也元嘉三年羡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復出爲永嘉太守延之乃作五君詠以見志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

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illegible]
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不與五君之列湛及義康見
之大怒欲黜爲遠郡于是延之屏居不豫人事者七
載文帝嘗召延之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
測得臣文㚟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誰得臣狂延之
曰其狂不可及也劉湛誅延之爲御史中丞遷國子
祭酒延之性褊激兼有酒過既肆意直言無所回互
故論者謂爲顏彪但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
獨酔郊原而巳孝武登祚竣巳貴重竣有所供皆不

受器服不改宅宇如常一日乘羸牛車逢竣鹵簿來
前延之急趨屏道側後見竣語曰平生不喜見貴人
今者不幸見汝矣見竣起宅則曰善爲之無令後人
笑汝拙也有愛姬恃寵淫延之墜牀竣怒殺姬延之
大痛惜坐靈牀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忽見姬排
屏風壓之懼而墜地因病卒年七十二延之與謝靈
運俱以文采齊名而遲速不同文帝嘗各敕擬樂府
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嘗問鮑照以
已與靈運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蕖自然可愛君詩

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之大以爲恨平生每薄湯惠休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謡耳然是時議者皆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北稱潘陸江左稱顏謝。

劉穆之字道民劉裕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矣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嘿視不言者久之旣而反室壞布囊爲袴往見劉裕裕謂之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

賞府始建倉卒用人當無見踰者裕大笑郎于坐受署從平京邑獲大處分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是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楊州剌史王謐薨裕以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又欲令裕于丹陽領州而以内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裕穆之密白裕曰晉朝夫

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復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皆欲王主成勳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若復他授便應受制于人矣今朝議如此惟應云神治本宰輔崇要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其言由是入輔穆之凡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

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裕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裕既不能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裕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時朱齡石亦善尺牘嘗于裕坐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亦得八十函八年加穆之丹陽尹裕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裕疑長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長民果有異謀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穆之曰公泝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

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長民乃小阻穆之亦厚爲之備因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裕還長民被殺進穆之前將軍十二年裕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斷决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内外諮禀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十三年卒年五十八裕在長安聞問驚慟

及代晉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穆之誕節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每有慶會妻屬令勿往穆之故往食畢又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宴飲至醉乃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遺之 不必

○鮑照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詞贍逸尤長樂府文帝選爲中書舍人上方以文章自高頗多忌由是賦述不敢

善其才後臨海王子頊鎭荆州以爲前軍參軍時江外諸王皆拒命子頊敗遂遇害

○謝朓

謝朓字玄暉齊隨王子隆鎭荆州以詞賦深被賞愛爲長史王秀之所疾出補宣城太守後遷吏部郎永元初江祏謀立始安王遥光引以爲黨不從收下獄死年三十六

○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齊初爲征虜記室奉侍文惠太

子家親遇太子入居東宮約爲步兵校尉管書記時竟陵王招士約與王融謝朓范雲任昉蕭衍等皆與焉初蕭衍將謀大事約叩其端而不荅他日又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今童兒牧竪悉知齊祚將終讖云行中水作天子何歷然也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樊沔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自至京邑氣序已移若不早定大業萬一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敢有異圖者矣豈復有人更同公作賊耶約出衍乃召范雲告之雲對與約同

衍曰智者乃爾暗合邪及衍代齊約爲尚書僕射
監十二年病悴卒年七十三約孤貧少時于宗黨得
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約遂覆米而去性嗜學聚書
至二萬卷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于筆約兼而有
之然不能過也初梁廢齊和帝爲巴陵王又欲以南
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
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頷之乃遣鄭伯禽以醇
酒進王就摺殺焉至是約夢齊和帝以劒斷其舌召
巫視之巫言如夢約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

之事全不由已故武帝謚之曰隱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子昂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後入鄉校乃感悔始讀書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楊名發金山道十姓兵

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于昻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彊大臣服中國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掎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耳有司乃以楊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恐非羈戎之長策也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楊名足以慰其酋領矣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昻上書以七驗

諫止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子昂乃奏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盖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遷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子昂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

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王無競房融盧藏用最
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
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海內文宗

○許敬宗○附李義府

敬宗杭州人善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敬
宗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為著作無以成立門戶及駐
蹕山破賊帝命草詔馬前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
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
甚下
多私所聘為有司所劾及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

而敬宗獨宣言曰田舍子賸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進中書令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後東封次濮陽高宗問竇德玄曰此謂帝丘何也德玄未及對敬宗儳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爲寒浞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既

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是也至秋
時衛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
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帝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
與漯斷不相屬對曰夏禹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
今自漯至温而入河水自此洑地過河而南出爲滎
又洑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
謂泆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
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辦味與色潛而出合而
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

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肢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耀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敬宗退而自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者德玄不能對吾恥之始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李密賊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以爲口實敬宗銜之敬宗娶尉遲敬德女孫而

女嫁錢九隴于九隴本高祖隸奴也敬宗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爲繼室子昂烝之敬宗怒奏斥昂嶺外久乃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卒年八十一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棄子荒徼女嫁蠻落謚曰繆其孫彥伯訴于朝有詔更議博士王福畤曰何曾忠孝以日食萬錢猶謚繆醜況敬宗忠孝兩棄乎謚不改彥伯昂子也頗能文敬宗晩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爲之敬宗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昂答曰渠父不

如昴父彥伯累官太子文舍人既與思古有憾每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為先子報讎爾彥伯慙而止李生曰世謂晉人多風致何曾日食萬錢風致尚矣曾嘗指諸孫曰爾輩必及于難懷愍二主首領不保何有于金谷園何有於石季倫潘安仁張茂先陸士衡諸名士等哉然則曾之智早矣于故稱之曰智君而改謚曰明哲

義府貞觀中對策中第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除舍人得侍太子與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

來李焉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爲長孫無忌
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
德儉者許敬宗甥癭而有智因與謀曰武昭儀方有
寵于上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發君能建白
立爲后轉禍爲福在此時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
面皮厚耳不足稱有智也
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大悅賜珠一斗遂停司馬詔
書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遂相濟爲姦
惡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
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

而害物號曰人貓洛州女子淳于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後事聞有詔鞫治義府計窮遂逼正義縊死獄中未幾進中書令後除名流巂州憤恚死子洽洋流延州津流振州壻元貞亦流延州三子及壻同日流竄人以爲誅四凶云

○張說

張說洛陽人武后策賢良方正說對第一授太子校書郎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說廷對忤后貞流欽州睿宗即位玄宗爲太子說與褚無量侍讀

尤見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二年玄宗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爲宰相說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至忠等已誅乃召說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馬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帝納之說與姚崇

不合又罷爲相州刺史徙岳州說既失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爲相說因作五君詠其一詠瓌也候瓌忌日使人獻頲頲覽詩嗚咽因見帝稱說忠勳不宜棄外說遂遷荆州長史俄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幷州長史兼修國史勑賚甚厚即軍中論譔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卒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

更番上下後所謂彍騎者也既而代張嘉貞爲中書令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糜費說曰自古帝王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豈所以昭盛德乎說曰然則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

比屢求和親而朝廷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赴泰山彼必欣然承命奚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即奏行之說有材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多面折叱罵然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爲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旣謫岳州詩益悽惋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固辭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肎先舉

爵於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

〇蘇頲

蘇頲武功人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拜中書舍人時頲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内難書詔塡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詔以頲爲中書侍郎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

頲祐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號蘇
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時詔
立靖陵碑命頲爲之詞頲辭曰前世帝后未嘗志碑
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皆須營立
矣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
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上前數奏
璟或未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申執
故上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
百代可法
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

郎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
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劍南諸州
詔頲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靜重興力役即
募戍人輸顧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
廣見糧時使蜀者擽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
瓏鞭頲不予嶲州蠻酋院與吐蕃共謀入寇獲其間
諜將吏請討之頲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毋得爾酋院
愧阻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
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

大臣薨輒罷朝舉哀成終始恩故禮部尚書頲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帷蓋之舊股肱之戚宜即退朝以明君臣之誼帝曰朕意也即日帳哭洛城南門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當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叙事外自爲文章云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

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岳州
一見厚遇之擢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
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
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
未行大報息於事天不可又言六合元元之衆懸命
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
百里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
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
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又古之選士惟取稱

職令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十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爾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劒中流契舟以記者也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說又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秘書少監遷工部知制誥九齡數乞歸養不許上乃以其弟九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既又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

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林甫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上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不可以賞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二十四年上將以凉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曰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仙客河湟一使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仙客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賞以金帛可也

裂地則不宜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上由是决用仙客九齡内懼恐遂爲林甫所中因上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又何怨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上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久之貶荆州長史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九齡體弱有醞籍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上每用

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上千秋節羣臣並獻寶鑑九齡獨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也九齡叱之曰房幄中安得有外言遽奏上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恙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斬祿山守珪亦惜其

驍勇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亦惜其才勑令免官而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勿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遣使祭韶州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也

○李白○附張旭裴旻

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既長隱

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筆成文婉

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好漢識好漢）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

郢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白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因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爲復其夫徭役傳

正作[illegible]
漸歷[illegible]
發不[illegible]
而復[illegible]
于宇[illegible]
爲人[illegible]
河之[illegible]
不知[illegible]
乎何[illegible]

太白墓志云白嘗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
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
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
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
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
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
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
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太白
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

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劒舞張旭草書爲三絶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劒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眞卿云

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眞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趁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是亦摧擅息機者也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一

○詞學儒臣

○杜甫

杜甫字子美京兆人甫少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臣祖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

十年然衣不盖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皐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走蜀甫避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宰相房琯爲布衣交仍脫死難幸得一官便放人琯時敗陳濤斜以客董廷蘭故罷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耶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絶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

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識其深念士[illegible]
於色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琯愛[illegible]人
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
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耳後從
此等心腸豈容世哉
帝還京師乃出為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饑甫棄官
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劒南結廬成都西
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東西川甫
往依焉武再帥劒南表甫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嘗

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還饋之牛炙白酒甫大醉一昔卒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昌黎韓愈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元稹作子美墓誌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　有所總萃焉始堯舜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

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音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閎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往往横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

本士子以簡慢歙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盖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爲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盖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

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故予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壼奧乎

○王維

王維字摩詰與弟縉齊名開元初擢進士右拾遺遷

給事中安祿山反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
知其才迎置洛陽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
合樂維聞之賦詩悼痛聞于行在賊平下獄弟縉請
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
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時縉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
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
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上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
元初維卒年六十一維工草隸善畫寧薛諸王咸以
師禮待之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

第三疊最初拍也別墅在輞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日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乃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焉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縉乃裒集數十百篇上之維畫不下吳道元閻立本善畫馳人以畫師名巳維乃爲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人亦不以畫師稱之

○韋應物○附李揆

韋應物京兆人天寶時爲滁州刺史貞元初復出刺

蘇州少時扈從遊幸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讀書工爲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故其詩清深閒淡而詞格不減沈謝云

李揆成紀人家于鄭州代爲冠族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雖在文史之囿亦不能摛詞請于廷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拜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修國史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
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也初苗晉卿數薦元
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
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
江淮養疾揆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惡
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為國
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揆素為盧杞所惡用
為入蕃會盟使揆辭老恐歿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
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豈盡年少

者撰不敢辭撰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撰公是否撰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撰安肎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四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未冠謁顧况况呉人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盩厔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

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宜以賢者子
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後對殿中
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
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
陛下啟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
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是時
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
廷恥宰相嫌其出位出爲蘇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
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久之徙忠州刺史入

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遊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居易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餽則賊未殄布貲竭矣時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宜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補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唐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病免文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二李黨事興乃移病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即拜河南尹

復以賓客分司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居易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相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搆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明之爲酒友自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旼鄭據劉貞盧貞張渾狄兼謨盧眞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詩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僞者相輒能

辯之初與元稹詶詠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百試不差

○韓愈○附孟郊張籍皇甫湜盧仝賈島劉義李翺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

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狀愈亦奏言淮西可滅然惟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告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愈惡之上表切諫帝大怒持示宰相裴度崔羣曰愈

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
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
以後天子奉佛壽咸夭促言何乖剌耶乃貶潮州刺
史至潮表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鎛忌愈
只移袁州已乃召拜國子祭酒時有直講能說禮而
容貌甚陋學官多擯之不肯與共食愈一日特呼直
講與共食學官由此不敢不與之共食矣愈因奏以
儒生爲學官日與生徒會講于是生徒相與言曰韓
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鎮州亂

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

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帝大說轉吏部侍郎部有令史舊嘗關鎖不聽出入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若聽其出入則其勢自輕長慶四年愈卒

年五十七愈嘗以為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故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婿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大拯頹風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嘗與李翺書曰愈所為文不自知其至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

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

焉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頴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孟郊字東野武康人性介少合愈一見與爲忘形交年五十第進士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

慶、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郊水陸轉運判官、及鎭興元、又奏爲參謀、卒、張籍謚曰貞曜先生

張籍、字文昌、烏江人、第進士、愈薦爲國子、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

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賻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
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
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蜂
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
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流出血
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
川子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遊東都時洛
陽令禁僧急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去浮屠舉

進士嘗其苦唫雖逢公卿貴人不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乃得釋

劉乂少爲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歩歸愈作氷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之爲獨拜嘗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後去齊魯不知所終

李翶字習之唐宗室也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司錄參軍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舘修撰翺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秉史舘

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聖朝功德
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而
舊例皆訪之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據夫今之作
行狀者多其門生故吏之詞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
言忠肅惠和安足信也臣謂作行狀者只空直載事
實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則足以爲正直矣
段秀實傳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
朱泚則足以爲忠烈矣卓吾曰此千載不刊之言也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宗元少聰警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轉尚書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而叔文敗矣宗元因貶爲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量移柳州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制書下宗元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即草章奏請以柳

州授禹錫而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宗元既居柳州江嶺間為進士者皆師之故時號為柳柳州云卒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為營護其喪及妻子還于京師時人義之韓愈曰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愈言為然李生曰柳宗元文章識見議論不與唐人班行者封建論卓且絕矣其為叔文等所奇待也宜

○王禹偁○附丁謂

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九歲能文畢士安見而器之擢進士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後拜左司諫知制誥未幾判大理寺以請論妖尼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四年召拜左正言禹偁屢獻計李繼遷策以爲繼遷可不勞力而誅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欵附卒如禹偁策至道元年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坐謗訕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草李繼遷制詞繼遷送馬五十

匹禹偁郤之及知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之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郤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楊州眞宗即位召還復知制誥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搆之又出知黄州禹偁乃作三黜賦以見志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略曰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今三十年矣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

城蕩若平地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及徙維揚稱爲重鎭亦與滁州無異今黄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盜賊竊發何以枝梧蓋太宗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何哉既奏上惜其才命徙蘄州禹偁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果至州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禹偁詞學敏贍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李絳崔羣間斯無愧矣其爲文著書

多涉規諷以是不容孫何丁謂皆游其門

丁謂蘇州人少與孫何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以爲自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也故世謂之孫丁登進士遷三司判官峽路蠻擾邊以謂領峽路轉運使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捍賊而蠻反爲賊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曰有詔赦爾等不殺矣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苦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屯兵施州饋以夔萬之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施之諸砦積聚亦自給謂復

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犒給綿帛歲歲收市
之及徙置夔州城砦等皆謂所經畫也眞宗幸澶淵
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
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罪詐作駕舟
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
旗幟擊刁斗自衞契丹乃引去明年召爲右諫議大
夫權三司使謂卽上會計録以侈上心大中祥符初
議封禪謂卽以經費有餘對於是帝欲營玉淸昭應
宮以奉上帝謂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以奉上

帝祈皇嗣羣臣敢有諫沮者願以臣此意諭之於是王旦果有密疏諫止帝帝乃以謂語告旦旦始不敢言乃以謂爲修玉清昭應宮使參知政事時寇準爲相惡謂謂媒孽準過罷準相而謂同平章事謂欲引林特爲樞密副使兼賓客李迪執不可因斥謂姦邪不法事二人爭論帝前迪曰罷謂知河南而出迪知鄆州明日謂入謝訴曰臣非敢爭乃迪忿詈臣爾臣姑貸願復留因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謂即入中書視事而李迪獨罷相仁宗即

位寇準李迪再貶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御便殿聽政旣得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而令與先持示謂閱訖乃進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出一時允恭方爲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帝遣王曾覆視允恭以罪誅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復貶崖州司戶參軍謂機敏有智謀文字累數千言覽畢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

之而人人釋然亦其才難也善談諧喜詩圖書畫
奕音律無不洞曉既在貶所專事釋典及著詩作文
家寓洛陽因爲書自責叙國厚恩家中不可妄有希
覬而專人致書洛守乞付其家戒使者伺守會衆時
達之既達書守不敢隱即以聞帝見之爲感惻乃得
徙雷州在朱崖日作爲一字題寄歸又作天香傳叙
江南諸香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致仕光州居住流
落貶竄共十五年髭鬢無斑白者人亦服其量也末
終前半月即不食但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神

識不亂奄然而去時稱爲異人焉

○歐陽修○附梅堯臣　蔣之奇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敎之家貧以荻畫地學書比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簏讀而心慕焉景祐初召試選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

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詆誚仲淹故
爲書責之因是坐貶夷陵令康定初仲淹起爲陝西
經略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
以爲己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後召還復
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初仲淹之貶饒州
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故見逐故時咸目爲
黨人自是朋黨論起修又爲朋黨論以進上知修忠
一日奏事罷上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
用而未果也會修之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

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幷中修遂起詔獄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已而又徙潁州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惻然命判吏部流內銓有忌修者僞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怒以他事譖修欲遂出修於外上悟留修刊修唐書遂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久遍閱羣臣未有大稱上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嘉祐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所取率詞義古質

者凡險怪知名士一切不錄榜出紛然向之囂薄者

聚譏修馬前街邏不能制然文章自是變矣三年代

包拯權知開封府事有以拯爲言者修曰凡人材性

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

任吾所長耳及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

學士五年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修與韓琦

同心輔政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也英宗之初朝

議加濮王典禮禮官與從官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

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朞降三年爲期

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
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
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御史呂誨
等其詆修以故皆被逐熙寧初改知青州三年判太
原府辭求知蔡州從之四年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
少師致仕修昔守潁上樂其土風故遂卜居潁其在
滁也作亭琅邪山每以醉翁自名又曰吾集古錄一
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
壺老於其間是爲六一故又自號六一居士焉居潁

一年而卒年六十六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宜加以忠乃謚文忠修嘗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而病者服藥不効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踈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即効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即爲良吏矣修前後歷七郡守吏民安之故其言親切如此被召譔唐書又自譔五代史唐書最後置局修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裁不一詔修刊詳列傳修曰宋公於我爲

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如己意及書成奏御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公官高當書名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爲日久豈可掩也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祁聞而善之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工爲詩用蔭爲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修與爲詩友

蔣之奇宜興人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初之奇黜制科詣修盛言

濮議之善修因薦爲御史之奇憸不爲衆所容及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陰事之奇因以劾修蓋欲自脫附修之名也神宗批付中書問狀修與吳育皆上章自辯以吳氏育女故神宗知之語執政曰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甚不可長乃貶之奇監道州酒稅修亦堅求退出知亳州故修謝上表云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

〇王安石〇附呂惠卿章惇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

其屬文動筆如飛曾鞏携其文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再調知鄞縣起堤堰决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嘉祐三年安石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極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

石屢薦士大夫佷不識其面未幾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神宗在潁邸韓維爲記室每進講則曰此非維之說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神宗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胡說是實易

簡公反煩難何也

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二年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是是

經術正（此說得是但今不是）所以經世務也上曰今所施設以何為先安
石曰變（便不是了）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為然於
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
領之安石令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
保甲免役市易（好至簡不煩也）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
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
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
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
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

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陳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户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賖貸縣官財貨以田宅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户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

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琦而安石遂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巽謝令呂惠卿諭旨安石乃不去于是御史劉述錢顗程顥陳襄陳薦楊繪劉摰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等皆以不得其言相繼去翰林學士范鎭三疏言青苗

辭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言昔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後世所當行，及為參政，而孫覺李常為諫官，遂列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三年，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帝大恐，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并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何說）足怪也，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為社稷臣，如此人

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鯀、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幷爾、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安石子雱、雱爲人慓悍陰刻、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召見除太子中

允崇政殿說書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乃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復自禮部侍郎超

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薦夕汲引之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用絳覺惠卿意密白帝請召安石八年安石復相十月彗出東方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幷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及雱憤恚死安石屢謝病求去上亦厭之罷爲鎭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

京知樞密以其不黨安石也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改封荆元祐中卒年六十八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以是知其好改作也

呂惠卿晉江人起家進士初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熈寧初安石爲政對上言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無有雖前世儒者亦未易及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以惠卿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與之謀凡所建請章奏皆出其手司馬

光言於上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爲姦邪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薦惠卿爲參知政事後安石既罷相韓絳度不能制請上復用安石安石子雱于惠卿有深憾諷中丞鄧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君濟買田往來其爲姦利事置獄鞫之罷惠卿出守陳而張君濟之獄久未成王雱令

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君濟遂決配安石初不知也惠卿以狀聞并訟安石盡棄所學罔上要君而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之語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問雱雱憤恚疽發背死久之徙惠卿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每戰以蕃兵爲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出戰惠卿始合爲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鋒以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來上會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以近日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拔邊啓師于東郊

而趨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乃還哲宗即位惠卿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奸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王安石強狠傲誕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株連蔓引塗汚公卿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及勢力相軋即化爲敵讐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

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亦數其五罪乃貶惠卿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訓詞天下傳誦稱快焉紹聖中復知延州道出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日西出必經吾門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已過去久矣頤歎曰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

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寇至欲攻城則城不可近欲虜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去惠卿後以築威戎威羌城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因曾布有宿憾徙爲杭州崇寧五年坐其子淵罪安置宣州爲醴泉觀使致仕卒始安石去位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李生曰惠卿美才王雱百計害之惠卿以爲皆安石所爲也發其私書小人報復常態爾況愛生惡死人情之常急功名罪

禍敗畏譏毀不獨惠卿然也蘇子由之論當矣

章惇浦城人惇豪雋進士登名耻出姪衡下委敕而去再舉甲科調商洛令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爲編修三司條例官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元豐五年召拜門下侍郎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其略曰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之害若役法當議論（大是）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改以貽後悔（亦人何）光議既行惇憤恚爭辯簾前（所難）宣仁后怒劉摯蘇轍朱光庭王巖叟交

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爲言者彈治哲宗親政用楊畏疏欲復熙寧元豐之政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誣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斵其棺又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窮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顧乳媪事又起同文館獄欲殺劉摰及梁燾王巖叟等初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

恕等謀結內侍郝隨爲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illegible]既貶王珪又誣司馬光呂大防等結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士良等曰言有卽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於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不道處死而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太后方寢聞之遽起泣謂

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太妃等亦泣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惇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問許將對曰本朝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殺戮大臣也哲宗然之謂惇卞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之惇又以皇后孟氏宣仁后所立迎

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捕逮宦者宮妾搒掠備
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御史董敦逸覆錄
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
疑未下郝隨等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
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帝久亦悔之曰章惇誤我
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
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
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
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

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爲徽宗惇罷知越州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卒惇敏識加人數等竊凶稔惡然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爲校書郞餘皆隨牒東銓任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旣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李生曰章惇剛狠膽麄才贍以衆賢攻擊不得伸其志輒爾乘時報復使有聖主賢相愛而用之亦足建功定國非邪恕縱

雄比也

○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戸讀書絶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見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稱之曰荀卿子之文也宰相韓琦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校

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會鞏曰洵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蘇軾

蘇軾字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讀書、東漢史至范滂傳、軾時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嘉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為、乃寘第二、修謂堯臣曰、老夫當辟此人放出一頭地、安石用事、上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皆異、別試以事可也、上又欲用軾起居注、安石曰、軾非是可獎之人、乃寘軾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更科舉、使兩制

三館議之上得蘇軾議乃止即日召見問政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安石愈恨軾乃乞外通判杭州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強入人家爭鬬至殺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匯于城下富民爭出

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爲我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遽逮赴御史獄初軾既補外見事有不便者頗託事以諷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爲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

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宰臣王珪亦言蘇軾不臣因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蟄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張方平范鎮上書救之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願陛下無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

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時時相從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及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有田在常願得移居奏入報可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乃漢唐滅亡之兆公獨無一言可乎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身在外又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事君之常禮耳上之待公本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豈可以常禮自處耶安

石乃厲聲曰某須說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戲答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矣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元祐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知免役之害而

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獨以實告嘗見光政事堂條陳不可狀光忿然不樂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嘗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后曰何以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后

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當軸者恨之四年復出知杭州杭本近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至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

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
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
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
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限然
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又
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寘之湖
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為長
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菱春
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

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餘得錢數萬貫糧數萬石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其上望之如雲錦杭人名之曰蘇公堤焉軾二十年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以故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邇英時三黨之論起矣御史復攻軾軾懼乃復請外出守潁州七年徙楊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尋遷禮部復兼二學士至是又復乞一郡自効八年知定州紹聖元年軾坐爲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降官制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

之禍下及於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復謫知英州安置惠州軾以少子過自隨居三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軾至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軾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將居許病暑暴下乃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病遂不起卒葬于汝州郟城縣軾初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

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故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也洵晚歲讀易作易傳未完而疾革命軾述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既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日以其文寘左右初舉仲游試學士院軾異其文擢爲第一仲游因與軾書曰言語之累不特口出者爲是其形於詩歌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

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非是殆猶抱石而救溺也。仲游，士安之孫，眞可不謬爲畢士安公之孫矣。李生曰：子瞻自謂嬉笑怒罵皆可書而誦，信然否？夫嘻笑怒罵既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話矣。然則吹虎舞劍，皆我書簡；雀噪蛙鳴，全部鼓吹。東坡公得之，是以大妙，奇正相生，如環無端，顚倒豪傑，莫知端倪，不亦宜歟？然無坡公之心，而效其嚬；無坡公之人，而學其步，而自謂曰我

能嘻笑怒罵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人龍、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爲虎、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爲祥麟、爲威鳳、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歎、悔不與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易耶、

〇蘇轍〇附張耒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

惡之事尤爲切至策入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神宗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執政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

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公誠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行青苗法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罪陳升之止之上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軾兄弟

大抵以飛雜押闔爲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授齊州掌書記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其不可光不從遷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既又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伏苓賦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

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極諫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調停之說遂已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爲邪說轍乃上疏諫哲宗覽奏大怒以爲引漢武方先朝落職知汝州

（不是調停乃是平等也）

再貶知袁州、試少府監、筠州居住、三年、又貶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徽宗即位、徙永州、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許州、築室於許、號潁濱遺老、不復與人相見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謚文定、轍性沉靜簡潔、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集、並行于世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年十七作函關賦、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弱冠第進士、歷遷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擢起居舍人、紹聖初

坐黨籍、謫監黃州酒稅、徽宗立、召爲太常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時二蘇及黃鼂俱相繼歿、惟耒獨存、士人就學者、分日載酒殽飲食之、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呂梁、放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

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亦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謂也

○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甫冠歐陽修見而奇之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太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修王安石諸名士稱聲於伯玉伯玉皆

不答閭語之曰吾方作六經閣尒其爲之記子固凡六七脫藁竟不當意乃曰吾自爲之夫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鞏始大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校官出通判越州徙知齊州襄州洪州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又徙明亳滄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頗偃蹇不偶一日過闕神宗召見勞問之遂留判三班院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訓辭典約鞏之能也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卒年六十

五神宗嘗問鞏曰王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
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所
謂吝者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也帝然之呂公著亦
嘗告神宗以鞏之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
章鞏是以不大用